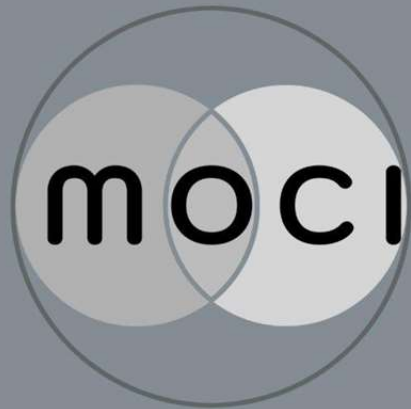


奔向斯塔拉

# Journey to Sitara



By James Mahu | E2 : S2

译者 主权玫瑰 2023  
MOCI.life

# 奔向斯塔拉

E2: S2

第二集：第二篇

---

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

翻译 主权玫瑰 2023

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

相关网站

[MOCL.life](http://MOCL.life)

[SovereignIntegral.org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org)

[WingMakers.com](http://WingMakers.com)

[JamesMahu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)

中文网站

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[sovereignintegral.cn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cn)

[wingmakerschina.com](http://wingmakerschina.com)

[wingmakers.com.cn](http://wingmakers.com.cn)

[jamesmahu.com.cn](http://jamesmahu.com.cn)

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

[MOCL.life](http://MOCL.life)

英文

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中文

中文版 1.0


版权声明：知识共享 BY-NC-ND

## Copyright: Creative Commons




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，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，复制和分发此素材。但是禁止编辑更改，禁止商用。

CC BY-NC-ND 包括以下元素：

BY  –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

NC  –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

ND  –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

# 奔向斯塔拉

E2: S2

第二集：第二篇

对来客而言，那段旅途不是很轻松。她骑在离地面大约 10 英尺的骆驼背上，骆驼每走一步都会让她几乎失去平衡，特别是在翻越沙丘时更是如此。天色已近黄昏。招待她来的主人团由两女一男组成，正在带着她奔向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居住地，那老师跟来客一样，是位老年女子。

为了舒适，他们只在夜间行走。那沙漠在凌晨 2 点到 6 点之间会降温，如果没风，会令人感到凉爽，但如果有风，就会冰冷刺骨。在沙漠上最不适合行走的时段是早 8 点到晚 8 点之间，就连骆驼都受不了，更别说是人了。只有剩下两个时段的气温适合旅行。

所以，至少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，他们最喜欢在晚 9 点到午夜赶路。如果有星辰照亮，行者能清晰的看路，当然如果再加上半弯或更满的月光，就更理想了。并且，对沙漠游牧人而言，星空是导航的路标。

男子停下骆驼，朝着 90 度方位伸出手臂。“你们听到了吗？”

另外两头骆驼也停下脚步聆听。远处传来一声悲鸣，类似受伤的动物。

“你们感觉，那会是什么？”女子之一问。

“那是美洲狮，”男子说。“或也许是山羊...”

“那就应该是只巨大无比的山羊，”女子压低嗓音说。她话语背后，藏着些许轻笑。

“我感觉，它就在那个沙丘背后，”男子指着左侧说。他让骆驼跪下，然后跳了下来。他抓起步枪，奔向刚才他所指沙丘的顶端。“我去看看。”

天空依然是美丽的藕荷色。银河中的星辰，已开始将面孔转向地球。

“我也想去。”来客说。

“会很危险，”她的带路人回答。“留在我们这里。先看看他有什么发现。如果真是美洲狮，我们最好不要下来，以免给它制造袭击机会。它不袭击骆驼，所以我们很安全。”

来客优雅地从骆驼侧背跳下来，缓慢并几乎悄无声息的着陆在柔软的沙地上。“抱歉。我的好奇心，让我不能顺从你。”来客朝着男子的方向走了过去。两位女子也都下了骆驼，跟上来客。“等等我们！”

来客放慢了脚步，但继续奔向男子远去的方向。

悲鸣听起来更加响亮，给越来越接近沙丘的一伙人带来更多不安。那叫声很充满了哀伤，沙漠的空旷和天空的无限高远，更加放大了这种哀伤。

男子接近沙丘顶端，用手势示意身后的女子们可以靠近。她们照做后，男子指着两个沙丘之间最低处，在沙丘接壤处的一侧，有个岩石突起，在它顶部的凹陷处，站着一头美洲狮。

“它一定是受伤了，”男子说。“它显得非常痛苦。”

“它是这里痛，”来客指着自己的心脏部位说。“这不是肉体疼痛。”

“好吧，无论怎样，我们需要绕过这里。如果这头狮子的痛苦源于饥饿，就会把我们看成晚餐。我们最好回到骆驼上去。”

他们转身返回时，才发现来客不在附近。“她去哪儿了？”女子之一问。

“她在那里！”男子指着正走向美洲狮的来客说到。

“那不安全，”男子压低声音喊到。“如果你想活命，立刻回来！我的枪法不太好...特别是在夜里，无法从这个角度瞄准一头美洲狮。”

来客一边继续前进，一边回过头来说。“我的学习兴趣，超越了逃走欲望。而那个，”她指着狮子，“就是我的下一堂课。”

来客接近美洲狮，并举起双臂，展示没带武器。美洲狮调整姿势，面对走上前来的来客。哀伤的吼声也逐渐平息并陷入沉默。

来客停下脚步，坐在沙地上，抬头看着狮子，并开口对它讲话，仿佛老朋友。“你为何悲鸣？”

“我猜，是想引起注意，”狮子说。

“那又是为什么？”来客问。

“我猜...是因为寂寞。”

“你为何寂寞？”

“因为我的配偶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走了？”

“它离开了我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被杀了，还是受伤了，或迷路了，或只是寻了新欢。我不知道是哪个答案，这让我感到很悲惨...所以我悲鸣。”

“你的配偶走失多久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很久了。”

“你是否感到，你的追思已经完成？”

“不。怎么可能完成？我不知道为何失去配偶，我尚未得到答案。”

“有些事，你需要允许它保持神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是一切，但也有个单一的身份。比如，你是一头沙漠里的美洲狮。”

“一头饥饿而孤独的美洲狮，”狮子插话到。

来客微笑着不出声。

“我知道，我不仅仅是美洲狮，我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”

“那你就知道，大自然会接纳并继续前进，”来客说。

“是的...”

“那说明，你已经学完哀伤这门功课。为何不尝试进入下一个新课程？”

母狮叹了口气，然后在喉咙内咯咯笑到。“新课程？我不是学童。”

“你跟我没有区别。你不是孩子，不是成人，不是母狮，不是女人，你不是这些，你知道这一点。我也知道。所以，是时候放下哀伤，继续前行，允许你自己进入新体验和新表达。通过这些体验和表达，你可以荣耀自己和周围的一切，也包括大自然。如果你让自己搁浅在一个旧课程里，只能延长两堂课之间的课间休息。但这是自由选择。一直都是。”

“如果我不是头美洲狮，我到底是什么？”狮子问。

“你是我们，正如我们是你。”

“谁是我们？”

“大自然。”

“你是说，大自然是我，我是大自然...你是这个意思？”

“你两者都是。个人身份的你，是你。整体身份的你，是我们。我们是整体。整体是大自然。大自然包含在不可知内，不可知是唯一能正确定义大自然的词汇。”

“但，即使我同意你的看法，我是一头没有配偶的狮子，你刚刚说的这些认知...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实...也不能

改变我的情绪。”

来客欲言又止，然后伸出食指。

“不是它能否改变你的现实，而是你是否决定改变自己的现实。这件事，一直就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所作的，只是在提醒你这一点。如果你能把生命看成一个，为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服务的学习过程，而不是痛苦的宿命，或专门落在你头上的折损和惩罚，也许更容易放下哀伤继续前进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能带来什么不同？”

来客停了一会儿，但依然举着食指，仿佛在指点某个与她思路无关的天体。“因为我们无论通过何种形态体现自己，都是为了学习。学习需要新内容，不是重复。重复是对模式的掌握。学习却是个艺术技巧，用来拓展现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，与模式规则的掌握大相径庭。模式涉及到脑和身体的记忆。学习涉及到脑的想象力，和心的直觉。如果脑和心能融合成意识集合体的类似物，时刻活在我们这个时空世界的瞬息万变中，就能不断的学习并发光。”

“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宿命或惩罚的牢笼内，你的身份也会局限在这个牢笼里。这是以种弱化，是你痛苦挣扎和绝望的根源。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至少一部分是，”母狮回到。“我感到，丧失配偶，就等于失去半个自我。学多少知识，都无法消除这种空虚感...我内在有种被挖空的感觉。”

“那就不要试图消除它。可以把进入下一轮课程，看作是对它的尊重。你作为自己活在这里，大自然作为它自己呈现在你眼前，你要么选择因为记忆中的丧失感而拒绝大自然，要么选择拥抱它，从中学习进化的功课，为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服务。但你不能两者兼顾。至少，如果你选择拥抱大自然，它也会回抱你。”

“如何回抱？”

“大自然会带你走向新课堂。它会用新的体验，缓慢的填充你的空虚。”

“如果我不希望进入新课堂，怎么办？”

“你可以拒绝。”

“我的选择？”

“是的。”来客点头。

“你要么活在自己打造的牢笼里，要么选择放下，并进入后续课程。新体验就在前方等着你，为你弥补空虚。它所需要的只是时空，再加上我们的意愿，就是说，你要做出决定，迈步前行，走出空虚，拥抱大自然的全部侧面，允许大自然施展魔力和数学精确性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出来。”

“基本上是赋予大自然一个许可？”母狮说。

“也许不是许可，而是合作。”

“我怎么可能跟那个包含一切的整体合作呢？对于整体而言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渺小生命，怎么会重要？这不合理。”

来客的手臂突然放了下来，也许是因为累了，或指着的天体消失了。她的手落在盘着的腿上，与另一只手合拢。

“我们的感官和智力，无法理解大自然的复杂，”她说。

“甚至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也无法理解大自然。我们就热衷于根据自己的能力，投射性的定义大自然，误认为大自然跟我们类似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不过，大自然依赖于我们，这里的我们，指所有的生命和存在。这就是大自然的复杂性所在，也是它在所有维度上都很无限的理由。”

“这些话，怎么回答我的那个提问？”母狮问。

来客站起身。“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话。至于你如何理解和接纳我的回答，需要你自己来决定。”

说完后，她就转身走开了。

“等等...等等...等等。”母狮站了起来。“你去哪？你是第一个跟我对话的人类。我希望你留下来。”

来客继续朝着向导们的方向折返。母狮从巨石突起跳落在沙地上，跑着追了过来。男子立刻用枪口瞄准冲过来的狮子，但来客举起手臂说。“不要开枪！”

然后她转身面朝母狮，它猛然停了下来，开始原地徘徊，还时不时偷看来客。“你来见我，又要离开，”母狮说。“我对你倾诉了心中的寂寞，你还要走，这岂不是太残酷，你说呢？”

“我就是你的新课程，你也是我的。我已经完成自己这份课程，如果你还没完成，那也是你的自由选择，但请不要因我想继续赶路，而说我残酷。我祝你安好。我对你全是善意。我把你看作一位新朋友。这怎么能说是残酷呢？”

母狮继续徘徊。“你的一位朋友正用枪口瞄准我。”

来客转向男子。“我求求你，请立刻把枪放下。”她的语调坚决果断。

男子终于缓慢的放低手臂和枪口。

来客转向母狮。“我不能左右朋友的行为，但你已经看到，我按照你说的做了。”

母狮终于停止徘徊，坐在后腿上。“你真的想知道，我到底是哪里遗憾吗？我每次呼吸，都能感到那个遗憾一直在指责和审判我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来客问。



“我没有来得及告诉配偶，我对他的真实想法和感受。”

来客没作声，但面朝母狮坐了下来。

“我说过爱他。我说过，他是我生命的中心。我说过，他是最亲伙伴，但我从未对他倾述过真实感受。其实，我非常恐惧，害怕失去他带来的空虚感。死亡及其进程，无论是他的还是我的死，以及如此生动的充满了我的生活，成了我唯一的恐惧之源。这早就成了我的恐惧之和。所以当它成真时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从未向他倾述过这些。

“也许你以为，必须通过语言去表达，才效果卓著，”来客安静的说。

“语言？”

“其实，他知道你这些感受，”来客说。“他也能感受到。时空内所有生命都是如此，虽然时空把我们从真实身份分离开来，但我们本能的知道真相。时空将我们安置在支离破碎的片段中，于是我们作为单个片段四处游荡，毫不觉察自己的完整身份。但，这个片段显然是临时存在。也许在孩童期，我们觉察不到这种分离和局限，但在生命中的某个时间点，我们必会觉察到这种局限，从那以后，这种局限感会持续变强。”

“于是，我们通过各种交往关系寻求安慰，淡化这种对分裂感，但我们也知道，时空早晚会介入，并终结这些慰藉关系。关系的终结就是我们的恐惧。我的意思是，关系的终结，要么成为束缚你的牢笼，要么成为启动新一轮探索旅途的弹射舱。”

狮子第一次直视来客的眼睛。“也许你说得对。我会思考这些，然后感受一下，到底什么对我有益。”

来客站起身。“我们需要上路。很高兴认识你。也许我们在今后的旅途中，还能重逢。”

狮子也站起身。“你们去哪？也许我能跟着去...”

来客转向几位旅伴，感到他们都很敬佩她，在瞬息就可以将她置于死地的野兽面前，能如此淡定。“在我们要去的地方，你会被猎捕。”

“这里也一样。”

“本来，你是我们在大自然中的珍贵伙伴，但你吃掉我们驯养的食物，所以我们把你看作竞争对手。”

“我理解，但，那也是我们的生存需要。我们活在一个艰难的世界里，我们必须精进而聪慧，否则就是灭亡。”

来客转向那些旅伴说。“拿些我们的食物，分给它。”

女子之一跑到骆驼跟前，找了些吃食。

“你要分食物给我？”母狮问。

“我们有很多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们有水吗？”

“请你也带些水过来！”来客喊到。

“我没想到会这样...”狮子心不在焉的喃喃自语。

“你看到了吗？奇迹就是如此这般的降临到你头上。”

它歪着那庞大的棕色脑袋，陷入了沉思。“...我刚才...我刚才在沙漠里...孤独的悲鸣...然后...然后，那就让你发现了我？”

“就是因为你的哀鸣。你在表达哀伤。于是，我们就发现你了。我走过来，是因为不怕你，也不怕你的哀伤。因为我把你看作自己的一部分，所以能对你敞开心怀，为你服务，与你共感。这就是大自然通过不同个体完成自我连接的途径。如果我们能这样看待，就能找到一些充满和谐，神奇，敬重，意义的瞬间，并感受到生命的进化，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个体-集体-整体的成长。并能感受到，如此这般的进化故事，会自然的扩散开来，终将让所有生命体都得到这种体验。”

带着吃食回来的女子，把食物交给来客。她接过来后，放在地上一块桌布上。她还倒了一碗水。美洲狮徘徊着等待来客为她准备一桌迷你盛宴。

“让我跟你们去吧，”母狮说，“在你们族人那里，我会对自己的安全负责。”

“不，”来客语调很尖锐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目睹你的死亡。更不想成为你死亡的起因。”

来客退后一步，简单的宣布。“敬请享用。”

母狮小心翼翼的走上前，无法隐藏对食物和水的期待感。吃食的色香味已经撩动她的感官。她快速饕餮了食物，并喝干了那碗水。“谢谢你，”狮子边说边朝老巢走去。

“谢谢你，”来客轻微鞠躬回应。

狮子停下脚步，回身面朝来客，她留在那里，收拾桌布和空木碗。“你的善意永生难忘。你说话的声音，将会在我接下来的生命里，培育更多的善意和敬重。你说得对，我决定去寻找同类，并尽可能跟他们相处。我祝你未来安好。”母狮转身继续赶回老巢，好好休息一下，甚至做个好梦。

几位沙漠旅者惊诧的看着母狮穿过沙地，奔向她高居巨石崖顶的老巢。狮子的离去为他们带来了勇气，他们马上跑向来客。“怎么！？你是个动物对话者？”女子之一问。

“有时可以，”来客回答。

“你们聊了什么？”男子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问到。

“她很孤单，也很饿，这两者是生命里最坏的搭配。所以，她与陷入那种境遇的所有人一样，在为自己的存在感到哀伤。”

“那么，你同时疗愈了她的孤单和饥饿吗？还是只让她饱腹？”女子问。

“她自己解决的，”来客回到。“我只是提醒了她。”来客轮流看了看三位旅伴说。“我们可以出发了？”

他们点了点头，但依然沉浸在惊诧里，那是刚才亲眼目睹奇迹带来的余韵。

他们翻越那沙丘的山梁，看到站立的骆驼群正在打鼻息，仿佛在说，它们知道，新的旅程即将开启。

他们骑上骆驼，继续徜徉着奔向沙漠腹地。女子之一回头看了看来客，仿佛想确认她确实还在同行。

来客看起来像个包裹在物质身体内的混合体。那个混合体，由无形的奇特临在组成，仿佛一个强大的善灵，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“她是如何解决孤独感的？”

来客眺望远方，无尽的沙漠空旷无比，闪烁星光点缀的漆黑夜空，仿佛巨大的毛毯，笼罩在他们头顶上方。“孤独没有解药。我们是分裂的独立生命，我们注定孤单。没人能完全摆脱这种感觉。那就是我们的身份，痛恨孤单，就是痛恨自己。”

“那就只好爱上孤独感？不可能吧？”

“也不需要爱它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来客停下来，观察一颗流星横贯那幅漆黑画布般的夜幕。

“理解它之后，扩展想象力。首先，理解到，孤独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，然后接纳它。这样，我们就能面向集体，并在其中找到关系安慰。然后就能在现实世界里，看到这些关系。这不仅包括跟人类同伴的关系，还包括石头，大地，沙，风，动物，树木，空气，星辰...我们的呼吸。集体意识的范畴，超出我们的想象。”

“一切...？”女子问话的话音，渐变着淡化，随即消失在充满觉知和希望的寂静里。

“这就是集体这个名称的由来，”来客说。“我们只需要记住，集体意识就是大自然，大自然就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我们也是它的一部分。通过这种理解，我们能掌控孤独，孤独是一种持续临在的分离感。”

“其他部分呢？”女子提醒来客。

“在生命的所有瞬间，我们都一直携带着无限多样的伙伴关系，但我们的想象力，没有校准在这些关系上。有些伙伴关系很熟悉，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伴侣和家人，但有些关系完全新颖，比如与青蛙或树木的伙伴关系。所以，我们需要调整想象力，尝试觉察到这些无限的伙伴关系，它们就是桥梁，能引导我们兼顾的活在

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这两个身份中。”

“我的主权个体和我的人格，已经建立起跟所有生命体--也就是集体意识的伙伴关系。我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生态，这种状态，以前一直被看作未知和不可知。它从未被任何巧手创造过。所以，我们的想象力必须理解到，所有生命，都是我们无限路途上的亲密伙伴。一旦能理解到这些，并把这种理解保持在大脑之眼和心灵之耳里，我们就能开启一种新的进程，通过想象力重新定义自己和生命。”

“是否很难做到？”

“不做更难。只要选择即可。选择之后，才能谈到努力时的难易。实际行动可能看起来或难或易，但行动只是时空中的一个瞬间，将你引入真正体验和表达的新世界。如何校准想象力，完全是个体的选择。到底是将想象力的全部口味对准分裂，还是对准各种互联？”

“真的做到这些，需要什么？”女子之一问。

“比如，先尝试理解到，我们既是同一个神奇的生灵，同时也保持着各自不同的风格。这是个很好的起点，然后再尝试理解到，我们的不同之处，就是我们作为整体的交汇处。然后，只需要做出明确选择，时刻用这些理解到的观点，替代那个旧的观点--认为自己只是分裂的个体。分裂观点认为，我们只是个机器般的肉体 and 脑浆，在时空内漫无目的游荡，或被某个高级智能操控着游荡。”

“我们以为，人就是一堆承载在人皮里的原子，分子，细胞和神经元，筋骨，肌肉和能量，但其实不是。这些都在时空里诞生，并届时在时间里消失。这些只是我们单次人生的临时窗口，被打开，然后被关闭，但这些都属于一个真正的家，那就是主权个体。这个家无限广阔，但我们那些窗口，却把外在世界的视野，固定在单个时空之内。”

她停了一下，又说。“如果我们回头看看那个真实身份，那个家园，如果我们建立脑和心的伙伴关系，如果我们能解放想象力和直觉，如果我们能掌握更好的学习方法，就能回头找见自己的家园。那是我们从未离开过的住所。只要能看到这些，我们就能带着主权个体对准任何窗口，通过我们无限家园的无限多样性多样窗口观看。”

来客说完，脚踏沙海，头顶星空的一行人，进入了深深的寂静。四位行者在沉默中骑行良久，最后终于看到一座沙丘背后，露出一抹淡淡的光亮。

“那就是斯塔拉的住处，”男子兴奋的说。然后他又用最安静的语调说。“...这个展开很有趣。”

(完)

